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六月癸亥朔羣臣臨於福寧殿詔再觀大行皇帝畫像於集英殿以前像未肖故也

甲子詔給度牒百道修相國寺塔

乙丑詔梁從政改遥郡防禦使吳靖方改遥郡團練使

並特與見寄官請給仍自寄官日為始　又詔水磨茶場隷太府寺仍屬戸部右曹九月四日詔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罷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授軍及克弓箭手指揮四月二十二日乙酉當考　開封府推官胡及罷坐漏言所勘呉crude公事故也政目四月事二十四日復官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神道碑額曰懿文遺表恩澤十人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賜宅一百七十八間御集在五月二十日今從實録政目云詔葬王珪依韓琦例

巳巳録故左侍禁郝仲通弟仲連姪祥並為三班借職以仲通死事也　左正議大夫致仕李及之卒

庚午詔興龍節諸處合試童行撥放並依舊例坤成節以大行皇帝梓宮在殯惟開封府度僧道比興龍節減三之二仍禁屠決大辟罪餘依元豐令　詔揚王男右武衛將軍孝騫為端州刺史第四男賜名孝錫為右驍衛大將軍領成州刺史荆王男右武衛大將軍孝詒為寧州刺史孝參為和州刺史孝奕為慶州刺史孝隲為

榮州刺史第七男賜名孝忱為右驍衛大將軍領秀州刺史第八男賜名孝頡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英州刺史第九男賜名孝愿為驍衛大將軍領通州刺史　詔河東州軍人戸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日元豐七年已前所欠並與除放呂惠卿家傳有惠卿所上疏可考已附元祐二年五月四日

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欲令詳定編修諸司敕式所定所奉物各於舊令式外增一倍其花朶各增十二皇太妃生日幷節序物色亦合如皇后例從之　詔

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治平二年擢進士第三歲喪父求之甚哀事母孝篤母終居喪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木為連理守臣迎入學甘露又降其直舍鄉閭化之州县以聞故有是賜

癸酉尚書省言乞自今大理寺事於推斷應奏及上尚書省者更不先申本曹從之

甲戌詔皇太后出入儀衛依治平四年四月内參定皇

太后所乘輿上設行龍六皇太妃出入許乘檐子紹聖元年十月六日云云　環慶路經畧司奏肅遠寨蕃官左侍禁巡檢慕化環慶路第二將部將戴宗榮差人探得西界減兝井人馬欲來作過同率一百餘人要路等截鬭敵斬獲四十餘級詔慕化戴宗榮各遷一官密記十二日事　同提舉經度制置牧馬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奏伏見朝廷用崇儀副使温從吉法創置孳生馬監迨今二年得駒數少而馬之死損轉送愈多慮合更加討論乞詔御史臺

兵察官取索自置監已来文字會校利害限半月以聞

密記六月十二日事
八月二十六日行遣

殿中侍御史黄降言訪聞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顔資性苛刻老而彌甚京西民力素薄希顔到任惟務尅剥多求羨餘妄冀朝廷縁此進用鄧州淅川縣春夫自来科納雇錢更不起發去歲希顔科撥令去縣界民間雇錢有一倍之費希顔非法聚斂一路受獘推此可見兼訪聞希顔奏鹽法自推行已来計算官自般運其費廣於客旅又於官本之外出二分息

出賣民間鹽價比舊增貴而般運不繼或至闕絶西京車戶復有差雇之擾於民未便亦乞別委本路官司體量措置所貴經久可行詔令沈希顏分析聞奏降又言希顏稱到任一年所入比之前官一年之數共增八十二萬餘貫臣昨嘗具希顏非法事狀已準朝旨令希顏分析鄧州淅川縣春夫事又令每夫納雇錢五貫六百文共計五萬餘貫即自不合入本司年計比較亦未審所奏八十餘萬之數虛實欲乞詳酌令希顏一就分析

詔令希顏一就分析奏聞政目六月十二日黄降言沈希顏聚歛掊克詔希顏分析元祐密疏有降元奏令附入政目七月二十八日又差官體量朝請大夫天章閣待制致仕孫坦卒

乙亥詔延安郡王閤牌印留内中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

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已之

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人為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求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何憂軍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臣世受國恩兄弟並列顯近陛下雖不宣諭猶思禆補況親奉聖訓哉又奏

臣竊聞陛下濬發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
領職事黜吳居厚使離本道責以掊刻擾民中外喧傳
曉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悦相賀臣雖在
哀戚之中不覺失聲懽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以
上聞臣竊恐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循守父道三年
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為母儀於
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蓋為社稷大計
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為萬一

有敢為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姦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陛下探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嘆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為場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餽飲食家闕

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非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廐河北保甲漸亦作過凌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時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又言先

帝為此蓋是憂邊預慮原非好事然至今日方見此數弊老臣之愚不識忌諱切於愛君憂國遂至喋喋惟聖慈少寬而深亮其誠四月八日吳居厚責知廬州五月二日梁從吉代宋用臣領皇城五月三日榜朝堂六月二十五日下詔求言又奏臣近者伏睹傳録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来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髙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若乃隂有所懐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恐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餙而為之者何則前云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

不拒又以爵賞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茍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於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違異聖意巧為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者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

使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為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聰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旱災撰詔省躬求直言詔下之日都人懽悦甘雨亦降不數日姦人希望相意上惑聖聽別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庇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但成虛文而已今

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絶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刋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别撰詔文遍須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樂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兼侍讀乃七月十二日今幷書

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幾側身虚巳渴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

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是以盤旋猶豫未敢盡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榜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遍須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

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奸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内中伏望陛下以萬幾之暇畧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

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
周四達海内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乞
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簽出再
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
之光自注云六月十四日上劄子十八日進呈依奏二十五日乃下詔 户部言自奉行
新制後省曹寺監吏禄通為一色不分舊請新添無以
會見新法增添合還之數兼吏員並次第權入即比舊
不能無加詔以元豐三年錢數為額仍自六年為始依

元條撿還

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嘗論煕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媿不能以誠感寤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等分其罪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名用遽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顥所稱當與安石分罪據新録張戩傳他書無有也當考顥五月八日初除宗丞

戊寅新知永興軍鄧綰知鄧州新知青州劉庠依舊知永興軍綰庠兩易在五月戊午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叟為監察御史巖叟荀龍子也　詔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憲以疾乞罷故也此必有言者也三月一日憲進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今乃責永興副總管也

己卯朝請郎同提舉永興秦鳳等路保甲胡宗回言已獲軍賊王冲詔以宗回為朝奉大夫供備庫副使權鄜

延路第一副將李浦為左蔵庫副使弓箭手賀英為右侍禁劉遇為三班借職浦英遇仍給賜銀帛及兵級保甲弓箭手等賜錢有差四月二十四日捕冲政目宗回等遷官在十月十六日

辛巳荆湖南路安撫鈐轄轉運司言奉詔於邵州蒔竹縣石驛地名臨口建寨已訖功乞賜名臨口從之玉牒係之

辛未誤也

癸未詔戸部提轄拘催市易錢物准赦除放息錢外其合納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是日吕公著入見太皇太

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曰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驟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

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聖德少助萬一其畏天曰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

而已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来言天道者多為曲説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經據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其愛民曰恤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即尊位

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巳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

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國先敝夫何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罔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其脩身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

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其講學曰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

窮天下之理則讒説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已治亂之迹求立政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傅説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鼂錯

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其任賢曰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

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人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

而知矣其納諫曰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强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其愎諫自用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葢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顔而受之其言可用則

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納忠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邀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薄斂曰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

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横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

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幾致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於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强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揺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鍛鍊周内

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

嗚呼遠哉雖甚盛徳無以加矣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然則勤儉者固帝王之髙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葢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弼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竒伎滛巧

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

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矣其無逸曰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畧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於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於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至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人君誠能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又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褊淺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昏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是日同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聽政

命百官進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姿親安大業然能克己從諫以致太平貞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厚者答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爾他日嘗怒苑西監而皇太子驟諫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已而劉洎岑文本褚遂良馬周繼之皃在膝前見吾悅諫孰矣故唐太宗始以納諫致治而又以悅諫教其子孫

宜乎功烈甚高而百王鮮及也然至其裔孫徳宗惡諫諍之臣以為賣直取名當時北省閑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不聞其過終致亂亡由是觀之好諫者帝王之髙致可不務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親庶政盛徳日新皇帝陛下臨朝恭黙未有過事然而天下至大萬務至廣方始初清明之際正是求賢納諫之時况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臣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

掌諫諍無空要職益廣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案司簿領之細過況唐制湮沒已久别無分明稽據臣在樞府日嘗見先帝頗已厭其煩碎特以近臣獻言聊試其法耳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疵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便不為已行而憚改所言無取姑

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終不以言罪人若緘默遝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績咸熙天下幸甚

丙戌右司諫蹇序辰為司封員外郎序辰罷言職必有故當考詳增入七月二日序辰云云

賜交趾郡王李乾德詔曰省所上表陳乞勿陽勿惡等峒疆土事具悉卿向在先帝朝叙述疆事屢降詔諭本末甚明特徇所求已從割賜忽覽奏牘尚有指陳朕初纘承動循前烈命既素定義難改從宜懋

忠嘉一遵先詔以乾德獻書乞移敕内所賜勿陽勿惡等峒樞密院言宜降詔申述先朝詔旨令乾德遵依故也　詔三省樞密院官如遇遷拜東西府居更不遷移　詔開封府推官胡及依舊供職以開封府勘吳皉添撰傳寫有實而及止以勘鞫不密故也胡及罷在六月四日吳皉事不詳當考元祐元年正月丁未及送吏部　詔内臣甘承立押赴湖北提刑司取勘此據政目六月二十四日事明年三月二十五日除名配韶州四月末安惇劾承立　樞密院言夏國已遣使詣闕陳慰慮諸路謂西人通貢遂

弛邊備已降指揮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制置司嚴
誡邊臣常如冦至過為守備近據河東涇原熙河蘭會
經畧司奏透漏西賊至漢界殺害吏民顯失守禦詔令
河東涇原熙河蘭會路經畧司丁寧誡約緣邊當職將
官遠布斥堠及探伺西賊動靜過為之備如更致透漏
重行黜責又言訪聞近日府界三路團教保甲多因正
長騷擾或巡教官指揮苛虐致小人兇暴凌犯抵法逐
處提舉官多務姑息不喜州縣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

舉發監司觀望不為按劾含養姦宄深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撫監司提舉保甲司及州縣常切覺察按劾施行如違重行黜責從之密記六月二十四日　知河南府韓絳言山陵役兵病死方盛暑之際臣權宜與免檢覆然輒違詔條自劾以聞工部言人命所繫恐致欺蔽詔特依絳所奏仍放罪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於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

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舊録云以資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有請時光欲招其黨人恊衆議法以欺罔帷

故降是詔於是小人乘之誣詆訕毀紛至矣新録辯曰
上即位之始下詔開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馬
光奏疏乃見事實自有請至紛至矣三十四字刪去按
光乞開言路疏凡三奏新録惟載第二疏耳是其第三
疏以十二日奏及是方得得請今悉依光集附其疏於本
日於此但云始用光言聽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詳著之

戊子詔石得一為永裕陵使宋用臣副之　詔諸臣上
殿候改元取旨政目二十六日事　詔罷秦鳳路置場集教弓
箭手令經畧司講求土人習教所宜立法以權管勾秦
鳳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通直郎呂温卿乞寬蕃漢弓箭
手集教故有是命樞密院勘會秦鳳路弓箭手自來教
閱事藝無法朝廷已差朝請郎權同

提舉永興秦鳳等路保甲胡宗回兼提舉點擇依保甲法置場集教令訪聞弓箭手自來習射惟務射遠中親不用格法令來聚教有妨農務亦非土人素習所有置場習教元降朝旨欲令胡宗回更不施行其弓箭手並各放散歸本處仰經畧使子細講求土人教習所宜立法聞奏仍令後不得違法招刺小弱不堪習戰之人如有未曾團結人數即隨宜團結訓練其見留使臣諸軍教頭等並遣歸司從之先是前權管勾秦鳳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通直郎呂溫卿奏乞寬蕃漢弓箭手集教以便人情故有是命密記二十六日有此 樞密院言舊例合差官押賜遺留夏國主銀器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匹詔如故事仍令學士院降遺詔 先是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

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庚寅呂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踈拙特降清問臣雖

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名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寛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者便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清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其官司

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户虛有輸納上户取其財中户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别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

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賢路選置臺諫官誠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職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恊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竊慮議事者以謂若更張青苗助役

等法則向去國用必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内無土木横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得上件掊斂則民力以漸寛紓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垜場沿汴税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是日又同上奏曰臣邇具手奏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此最為當今急務臣尚慮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輙敢冒陳愚見以助收採臣伏覩祕書少

監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或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輙有論薦更乞聖慈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光奏

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見及有簡帖往來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盖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為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

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見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光奏乃七月一日令并書之　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尋準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無復疑間臣承命惶恐惟懼不稱豈可阿私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始終不變龍圖閣

侍制知亳州趙彦若博學有父風内行脩飭朝請郎傅
堯俞清立安恬淹滯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
事明敏不畏强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慤脩身無缺此六人者皆
臣素所熟知節操堅正雖不敢言遽當大任若使之或處
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人或與臣有親或有過失
臣竊慕古人内舉不避親不以一眚掩大德旣蒙訪問
不敢自避嫌疑致國家遺才自餘如新翰林學士吕大防兵

部尚書王存禮部侍郎李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十二月二十四日知止自澤改晋元年五月八日為梓路運副朝請大夫范純禮新知登州蘇軾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廷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衆所推伏臣雖與往還不熟不敢隱蔽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隨器能臨時任使然知人則哲自古所難況臣愚陋加以屏居歲久與士大夫多不

相接豈敢盡天下之賢才伏望聖慈博加採訪如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乞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偕妄上言用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但光集獨無此亦無二十五日所奏用人事當考　知慶州范純仁言臣伏覩六月二十五日詔書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啟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

至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是也盖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盖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惟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臣僚則亦有不能言者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疏遠而謹靜者矣有急於憂國愛

人者矣有昔嘗言而今愧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
儻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
上則懼聖詔將為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葢向
来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
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
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惟知哺之而已不恤其
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
利害惡欲曰惟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

獘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獘守令知之一路之獘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獘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獘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獘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内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師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邉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擾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内聞奏亦可因其所陳

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為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惟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六月二十五日求言純仁在慶州恐此日不能上疏更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八 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臣黃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秋七月甲午門下省言本省文字各有日限其緣中書省樞密院得旨文字吏不分緩急呈押入進已得畫職級方點檢簽書慮有差舛欲自今承受文字先當行吏次職級紙背簽書次給事中中書常程文字即

付本房呈押入進如故應合商議者職級先呈方寫繳狀簽書進發急速及當日或次日值假當行吏須先呈押以進者候到省次第簽書從之 詔吏部郎中張汝賢察舉福建路蹇周輔所立鹽法先是差御史宇文昌齡察治其事以聞右司諫蹇序辰言父周輔與昌齡鄉里故舊乞差不干礙官故改汝賢五月十六日差昌齡六月二十四日序辰罷諫職密疏有序辰奏當增入今附注於此右司諫蹇序辰奏福建江西湖南鹽法竊聞近日朝廷差官察舉昨日又相度立法因差臣充提舉官兼領鹽事臣昨任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日不能取悅同僚多觸衆惡

臣由是與黃履黃降違悞不合後遽以臣父知開封府日騰說事迹奏彈則臣勢難同處自須引去換授臣父為中書舍人而臣侍罪諫官福建路差宇文昌齡昌齡與臣父同鄉里為故舊又江西湖南路差陳升之素與黃降相知兼由黃履薦舉竊慮迎合伏望改差不干礙官前去奉聖旨福建路改差吏部郎中張汝賢

殿中侍御史黃降言京東西路保馬司管勾公事官乞並權罷候至買馬年分依舊詔保馬司各具合留員數

朝議大夫直集賢院陳倩以職換中散大夫為司農卿以職換一官此據政目增入要考以職換一官故事

朝奉大夫范純禮為戶部郎中六月末司馬光薦

太常寺閤門言西人見辭儀制乞

如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所有朝辭緣太皇太后權同聽斷軍國事乞許垂簾日朝辭或止令門辭詔見依嘉祐八年朝辭詣垂拱殿又詔夏國陳慰使副赴闕遇將來坤成節日已放見令勿豫燕　詔諸鎮寨市易抵當並罷仍依條立法舊録云先帝詔有司買賤賣貴以平物估姦人未敢悉廢故先鎮寨新録辨曰買賤賣貴是何等語而謂先帝有詔可爭今删去王巖叟有章論市易或可先見爭此據巖叟朝論則十月十六日乃言事此詔不因巖叟也政目乃無此

丁酉宰臣執政中散大夫卿監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

赴南郊壇立班請大行皇帝尊謚於天翰林學士鄧温伯言奉詔告天請謚天賜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詔恭依

戊戌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兼侍讀吕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言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議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本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

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此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明降指揮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並令三省執政官同上奏禀退就本省各舉官制施行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王安禮每憤懣不平欲正其事而力不能也公著被命未受即為上陳之後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公著以七月六日拜左丞十一日上此議今附見不知得請果是何月日黃履論韓縝見九月十四日乙巳更詳考之公著家傳便接續載太皇太后諭執政以母改子法及司馬光急於有為等事考按其時多差池不合司馬光以母改子之

言見元豐八年四月庚寅二十七日朝奉大夫守祕書省少監兼侍講孫覺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　中書舍人楊景略為龍圖閣待制知蔡州避親嫌也避親此據景略傳景略妻韓維女維尚未執政蓋韓縝為中書相在五月二十六日也　朝散郎黄好謙為駕部郎中十月十八日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舊録云什伍其民教以武事兵出於農始於熙寧備於元豐河北一路得勝兵

三十萬北邉震恐時未遽罷漸減廢馬新録辨曰得勝兵三十萬北邉震恐無所稽考今删去司馬光云密院聞光欲上奏先以白劄子進呈畫此指揮光奏在此月十二日甲辰後此六日又此月二十二日甲寅八月二十六日丁亥十月二十八日己丑十一月十六日丙午十二月六日丙寅皆有措置保甲事舊録於立法下又云後詔五都保以上並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令保即先從多教周而復始其提舉錢糧官司並罷令教閲司兼領新録因之按此乃八月二十六日丁亥事當附本日不合入此今削去玉牒於七月五日丁酉書詔罷三縣保甲蓋考之不詳也

甲辰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事六月十四日知陳州　詔自今待制已上磨勘止中書省

擬進　詔夏國陳慰使副朝辭日賜銀器衣著　詔今後知州年及七十不許奏舉再任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内衣褥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稱慈吉慶賀用戔太皇太后皇太后於皇太妃稱賜皇帝稱奉百官不稱臣從之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先帝以敵人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陜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

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内百姓不得處治其廵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騷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搥撻其保丁習於游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箕斂無窮貲産耗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已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寖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廵教官指使違法事件并許州縣覺

察施行及陛下踐阼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寛民力於保甲勞廢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

猶如舊其廵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廵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敵人戰鬭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勑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

農民不堪愁苦章頼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為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王冲乗保馬諸處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為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

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歲或稅輕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下戶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

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揀試武藝高强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

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雇人候有投名
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祗應一
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廵捕盗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
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
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即令捕賊給賞如
此則賊發之處捕盗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
盗人不肯庇匿盗賊無所容身自然稀少蹟奏蔡確等
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别議

立法密記具載光奏至自然稀少下即云同三省奉旨
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已得指揮保馬關中書
省别議立法進呈光前乞罷保甲在四月末疏語自乞
置弓手以下與此同今兩存之舊録云光在先朝論不
合先帝弗用然亦弗罪以資政殿學士歸洛至是執政
倡變法之議以報怨確等執奏得尚循前詔新録辨曰
王安石嘗云始終言新法不可行者司馬光光之論議
本末具在哲宗登極宣仁稱制首起於閑廢而登之廟
堂所以成先帝之志也謂之報怨不可以傳信後世自
光在先朝至尚循前詔四十四字並删去餘以司馬光
劄子全文添修司馬光乞罷保甲奏後載密院劄子欲
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
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
排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
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七月六
日進呈奉聖旨依此光自注云時樞密院聞光欲上前

奏先以白劄子進呈畫此指揮光奏𭶑上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奉聖旨保甲依今月六日已得指揮所有保馬別詳議立法進呈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實録乃書詔保馬別立法以聞

乙巳夏國陳慰使鼎努威明黙多克副使吕則依陳裕勒戩等進慰表於皇儀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

丙午遼國遣奉國軍節度使耶律琚起居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師儒来祭奠又遣寧州觀察使蕭傑容省使海州防禦使韓昭愿来弔慰入皇儀殿大行皇帝神御前行祭奠之禮移班東幄殿見上進名奉慰

庚戌朝散郎權發遣河北東路提點刑獄王端臣以按吏不當降授朝奉郎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劉庠再任五月戊午改青州六月戊寅復永興　三省樞密院言同差除及進呈文字理須會議者先於都堂聚議或遇假及已歸東西府聽便門往來聚議從之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團教保甲雖不當赴教日往來於市井村疃以習學事藝為名聚集飲博不治生業詔提舉保甲司關牒轄下不赴教日令務農作遇閑暇許於本家閱習事業違者重

坐之范純仁奏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準樞密院劄子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閑暇于本家閱習事藝竊縁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日數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葢子弟慣入鎮市漸喜遊惰託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鈐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于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

足使武事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穫不可少有失時常若盜寇之至苟一日愆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為拘管純仁奏不得其日今附此

殿中侍御史黄降奏伏見沿汴狹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許人斷債而宋用臣挾持恣横風諭沿汴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須就官地為市交易并其餘諸色行

市不曾占地亦納課錢以至市橋皆有地課殘民損國無甚於此雖今例廢罷改正施行縁近降朝旨不曾該載人戶至今未得自便臣欲乞朝廷詳酌指揮詔沿汴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并磨團戶斛㪷菜紙等諸色行市及市橋地課並罷仍令點磨措置結絶在京物貨等場所依廢罷物貨場已得指揮舊録十八日庚戌書詔沿汴官司諸色行市市橋所出地課並罷新録乃脱此段按元祐密疏載黄降所論及降旨甚備今用之政目十八日罷沿汴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并磨團戶斛㪷菜紙等行及地課降所稱今例廢罷事在五月三日㸃磨措置結絶在四月八

日降又奏伏見福建路下四州軍産錢福州十二縣共八千餘貫泉漳州興化軍一十四縣共六萬餘貫而福州縁王氏之舊每産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率餘随均定鹽額及細出役錢亦皆至五倍而其實減半焉昨者王子京奏立産鹽法不曽檢會前項别例遂於元額上增多寡之間甚相遼遠本縁子京之誤遂為定額民間應辦已涉七年遠民之寃未易伸述今来伏遇朝廷遣使按察欲乞特賜詳察令就本路體究詣實

改正施行詔劄與張汝賢又奏伏睹朝旨以臣所奏沈希顏事令希顏分析聞奏臣檢會元奏內有稱希顏鹽法未便一節係別委本路官體量欲乞再賜詳酌特依臣元奏施行詔令京西北路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六月十五日已體量希顏降二奏並據密疏係七月事今因罷沿汴地課在七月十八日並附此二奏

癸丑高麗國祐世僧統求法沙門釋義天等見于垂拱殿進佛像經文賜物有差實錄五月八日書蘇注引伴六月二十二日書范百祿館伴今皆削去但存此

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團教保甲河北東路左藏庫使李詵西京左藏庫使劉惟簡西路引進使康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文思使高州刺史竇仕昌河東路東上閤門副使王舜封供備庫副使馮景永興軍路光州團練使高公繪邵州刺史張節愛尋遣左藏庫副使麥文昞代馮景文昞代景在八月癸亥并書

詔差在京馬步軍驍騎等一十五指揮赴鄜延路權駐泊替東兵三將歸營樞密院言鄜延路權駐泊在京馬步軍十五指揮昨權團作

三將差官訓練合已年滿乞差兵替歸詔令鄜延路都總管司並罷團將候西人過界令畨次起發歸營密記七月

二十二日禮部言大行皇帝虞主回京至瓊林苑權奉安依故事皇太后行奉迎之禮今皇太后已從靈駕回不當行奉迎之禮詔大行皇帝靈駕發引皇太后不從行候虞主回京依故事於瓊林苑奉迎舊録云上新即位先帝所棄逐者漸據高位無復忌避忠義憂恐蔡確懼請太后勿從太后以疾辭得不行新録辯曰據所書係因禮部申請詔依故事太后不從而乃欺罔虧損聖德自上新即位至辭得不行三十八字並刪去

門下省言

自今應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輙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從之司馬光劄子范百祿傳八月癸酉明年閏二月壬辰丙午當並考舊録云祖宗以來大辟可愍與疑慮得奏裁多從寛宥司馬光屢奏以為廢法故降是詔由是例外不敢奏讞刑部侍郎范百祿與其屬劉賡數辯論之不從死者甚衆熈寧歲二三千或千有竒元豐歲一二千有竒或不及千元祐歲四五千或二千有竒新録辯曰按舊文云祖宗以來大辟可愍與疑慮得奏裁則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者有司妄讞以希寛縱非辟以止辟之意今使刑部舉駁不得用例破條正合祖宗立法之意治姦惡安善良則斷獄雖多乃致刑清之漸也自祖宗以來至二千有竒九十四字並删去先是曹州民趙倩等三人同刼

南華縣頓榮家財物以槍刺傷頓榮既捉獲估贓計六千九十九錢曹州勘頓榮被刺傷時不曾經官檢驗遂具案奏聞大理寺定斷趙倩等會赦准律合決重杖處死刑部用例擬特貸命杖脊二十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司馬光以為近年諸州勘到刼賊但不曾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從寛貸竊詳逐人既為刼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贓滿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見失入罪名専務便文營

已無去害疾惡之心況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免死則是強盜不放火殺人者盡皆免死竊恐盜賊轉加恣横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故有是請范百禄新傳云遷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鬭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禄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憫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卒不用前此嘗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按其罪有司重請讞至有枉情以合法者百禄曰熈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輙奏者免駁劾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罪不憚論殺因具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死者貸者之數以閒

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駮正當貸者皆欲殺百祿屢以告執政執政言於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悉收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百祿請去且上疏論之悉如所請自是例復歸刑部矣百祿舊傳同此當附二年三月或元年九月仍辨其誤王震舊傳云遷給事中時司馬光等變亂法度震度不能爭屢欲引去會光以州郡讞獄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得貸者衆雖有生比不肯用震見光省中曰天下奏案一耳前此例貸死今皆殺之光曰刑輕於古民易犯知刑名疑慮引例求貸皆古所無震曰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今盜固有至死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聖人在上憫元元之意也且漢有決事比何謂無明日以光所斷當生而殺者具其名數誦言於朝因求補外遂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王震新傳云遷給事中時司馬光為相震心不自安欲引去會光改刑名疑慮法震見光省中云云

因求補外遂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元年閏二月四日震乃出知蔡州震與光辨當附出知蔡州時舊録杜紘傳云紘為人外若寛曠而中實深險初為文彦博吴充等知薦之元祐初司馬光議天下奏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多不實輙貸死請勿貸自紘發之時死者甚衆紘長於法律其刻深類此元祐中附會以進　新録辨曰史氏有言曰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盖剛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本朝累聖一德主於好生然亦未嘗縱舍有罪末流之弊吏以便文自營為俗雖於用法無疑者皆以上讞輙見虧除是故姦宄以為幸而民多冤司馬光所以捄有司之過以輔成王者制亂之仁此天下正議也嘗聞之諸老長者元祐初丞相光當國天下死刑減往時少半非威德孰能之而史官妄謂時死者甚衆自紘為人以下刪去　兵部言河東經畧使吕惠卿奏寧化岢嵐火山軍見管弓箭手五千

餘人隷第十一將統轄已指揮將副依倣保甲法於弓箭手内選人充教頭禁軍内選都校頭支錢米就教場習事藝并揀退老弱換强丁馬有疾老者亦令别印換並繫邉防動衆及更改舊法理當奏取朝旨詔河東第十一將下弓箭手新定團教等條格及創添上番人數並不問情願買馬等事更不施行令本將並依舊條管轄教閱新本削惠卿所奏今復增入詔開封府盜合配者依舊條餘令立法此據政目二十五日事九月四日乙未可考殿中侍御史劉次

莊奏伏見倉部起請乞將賈青買到建茶五十斤往河北出賣今若運往河北出賣不獨猾商乗影接迹潛冒賈販而姦細之人亦必轉入敵界敵既知其物之重輕又復可以必致則異時賜與將不為珍矣伏望聖慈特賜止絶詔措置河北糴便司糴本建茶只令在京變轉又奏伏見府界提點范峋於祥符縣等許人買撲都宰殺猪羊及果子牛牙勾當戸部見行舉問及訪聞京西路轉運副使沈希顏亦於本部置棚拘攔人戸買賣牛

馬出納淨利近因陳向到任方行改正二吏掊克妄有造立無有條法伏望委官根究詣實重行黜降詔府界令提舉司京西路令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政目二十二日詔罷河北糴本建茶二十八日詔體量府界提點司許人買撲宰殺猪羊并果子牛牙及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拘攔人戶買賣牛馬納淨利據密疏即劉次莊論列也）

乙卯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初拱辰上表乞致仕仍先次給假舁疾便路歸西京醫治不允及是訃聞輟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

丙辰户部侍郎李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寳文閣待制吳雍為户部侍郎起居郎范百禄為中書舍人右司郎中胡宗愈為起居郎右司員外郎邢恕為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劉摯為祕書少監朝散大夫監衡州鹽倉劉攽知襄州詔吏部侍郎熊本罰銅十斤以本昨知桂州在任日三奏歸化順安州儂智會等遷徙不便及到闕却乞達遣赴經畧司前後異同故也　湖北都鈐轄轉運司言沅州修建寨堡招納蠻猺合要戍兵使臣軍

須事樞密院奏自置沅州已踰十年即無宜峩州等蠻人作過兼知州謝麟昨建議於托口等處增修寨堡已是民力困於遠輸今若晃宜之間更建寨堡費用尤廣及將來添屯兵馬增置官吏供饋耗蠹生事無補詔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所降修堡寨指揮更不施行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指揮今附注此密記二十四日丙辰湖北都鈐轄轉運司奏沅州相度將來修建寨堡招納蠻猺合要軍兵使臣所須事件檢會孫覽奏沅州先曾招懷猺狫九衙上卿大小平等溪峒班行人員等本州人情上下親見諸處招納建置城寨亦欲擘畫措置重行扱搭臣在彼處子細詢訪別無利害伏望朝廷且與依舊來補立

名目羈縻不須廣有興建已降朝旨令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司相度以聞續據兩司奏沅州相度到緣宜峩等州皆控制沅州上游萬一有桀黠酋首結連羣蠻為患水路可一二日徑至沅州城下不可不慮朝廷必欲招納麻陽兩縣之間生惡猺狼勢須晃宜之間先建城寨鎮撫兩司看詳九衙上卿大小平猺狼等處溪峒雖已歸明僻遠令乞依舊羈縻不須措畫外令相度沅州所乞於宜洽州地分修寨波晃州地分建堡經久穩便伏望依沅州所乞施行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已有朝旨依奏令兩司奏為將來修建寨堡合要軍兵使臣所須事件契勘自置沅州已經十年有餘即別無宜峩等州蠻人作過知州謝麟昨建議於托口等處增修寨堡已是民力遠輸困擾不易今若於晃宜之間建創寨堡費用財力不少及將來添屯兵馬增置官吏生事無補兼向去供饋耗蠹民力同三省奉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玉牒云詔罷沅州所置堡寨

丁巳詔頒大行皇帝尊謚廟號羣臣奉慰如儀政目二十二日翰林學士鄧溫伯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實録巳并入七月五日

庚申中書省言管勾講筵所言准令講筵春起二月上旬止五月三日秋起八月上旬止冬前十日本所今来未敢依令施行詔候祔廟畢取旨　詔罷提舉開封府界京東京西路將兵官謁禁從劉奉世之請也　前熈河蘭會路經畧制置使司言昨朝廷所降空頭宣誥等有朱書填乞回納從之仍下河東陝西諸路經畧司依此今

後得功人並自朝廷推恩　涇原路經畧司言同家堡巡檢李遇與賊鬬死之詔録其子仍加賻典　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輙下杜延年平處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内或降付三省樞

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概棄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煩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從之光集載此劄子在七月十二日後今附月末

殿中侍御史黄降奏福建路臘茶近王子京奏官復禁榷今遣使按察竊見京東路吳居厚罷任日鐵錢

監並權住民間買納之物未得拘榷並候范純粹相度
别聽朝旨今來子京所奏福建等路茶法臣欲乞依此
事體施行詔令權住收買又奏伏見京東西兩路保甲
司勾當公事官今來買到保馬比元降年限數多已准
朝旨以充次年分之數即買馬年分尚賒歲月見在馬
數自可只委逐縣令佐詣保點閲欲乞並權放罷候至
買馬年分依舊詔令京東西路保馬司各據的實合勾
當公事官員數及選定具名聞奏密院有此云八月事今附月末